續　二十五卷目錄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欒公枅

附　弟棁

李公燧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瑾

續

二十五卷目錄終

續　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

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交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

將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先生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道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訶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瘵疾公親爲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

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
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
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
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
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
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殮舉
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如
杜君言終而絶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
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録事晉水

員外郎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巳之數事上聞、

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

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梲罔知使徃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梲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乘垝垣以堄提梲垣之堄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死惜哉 烏思道曰枏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枏梲

歿猶不歿也古伋壽之歿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枅梲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訕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公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illegible]、

脫不取我死恐爲宅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賑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

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與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淸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

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先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治

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見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

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　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　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言

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
以雪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
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
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
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
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
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
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
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

立國以至于今未甞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决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吾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

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上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 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顔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之，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蹙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園將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

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之化家居子弟見輙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為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為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即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念恩圯義而鬩於役者獨悍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與

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
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
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即日立要
束無違者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
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
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
一鄉之役訟遂絶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
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
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

也、此直丐升斗救匆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覬功、悉論以匆、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拜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匆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縶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

喪毋毀兄及孀姊老而寠恭養之撫異毋弟有恩訓
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初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蟺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賢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鋌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鷃鵲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

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其寢處時其饑
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至同舟南
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
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狽籍市瓮盆
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
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
備至潤州舁易輕舠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
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潸咽謂王君曰
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

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晩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
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
豈君達人而但化邪摩其匡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
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
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
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歷尸三日舁人不知也抵虎
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汝
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絜酒來哭送乃
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

有蘇蘇隕涕者　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刎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骯髒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上非與

義僕 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羮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

北輿漢之李善何異難哉 雖 哉

財雄一邑矣項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

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禿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況友朋雖又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

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義倡 洲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叅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槖囊金三十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鞫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權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守潯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

綸而從之任綸妻直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夫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壁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續藏書卷二十五終